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X63n1259

禪門鍛鍊說

明　戒顯著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No．1259-Ａ 鍛鍊說十三篇自序
  - 禪門鍛鍊說目次
  - 堅誓忍苦第一
  - 辨器授話第二
  - 入室搜刮第三
  - 落堂開導第四
  - 垂手鍛鍊第五
  - 機權策發第六
  - 奇巧回換第七
  - 斬關開眼第八
  - 研究綱宗第九
  - 精嚴操履第十
  - 磨治學業第十一
  - 簡練才能第十二
  - 謹嚴付授第十三
  - No．1259-Ｂ 禪門鍛鍊說跋
- 卷目次
  - 1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 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1259-A 鍛鍊說十三篇自序

鍛禪說而擬之孫武子，何也？以正治國，以奇用兵，柱下之言確矣。佛法中據位者，治叢林如治國，用機法以鍛禪眾如用兵，奇正相因，不易之道也。拈華一著，兵法之祖。西天四七，東土二三，雖顯理致，暗合孫吳。至馬駒蹴踏，如光弼軍壁壘一變。嗣後黃檗、臨濟、睦州、雲門、汾陽、慈明、東山、圓悟諸老，虛實殺活，純用兵機。逮乎妙喜，專握竹篦，大肆奇兵，得人最盛。五家建法，各立綱宗，韜略精嚴，堅不可破，而兵法全矣。自元及明中葉，鍛鍊法廢，寒灰枯木，坑陷殺人。幸天童悟老人提三尺法劍，開宗門疆土。三峰藏老人繼之，恢復綱宗，重拈竹篦，而鍛鍊復行，陷陣衝鋒，出眾龍象。靈隱本師復加通變，啐啄多方，五花八門，奇計錯出，兵書益大備矣。余昔居板首，頗悟其法。卜靜匡山，逼住歐阜，空拳赤手，卒伍全無。乃不辭杜撰，創為隨眾經行，敲擊移換，擒啄斬劈之法，一時大驗。雖當場苦戰，而奏凱多俘，用兵離奇，毒辣蓋至極矣。因思人根無論利鈍，苟得鍛法，皆可省悟。以人多執死法，不垂手險崖，雖有人材，多悲鈍置，遂不敢祕著為鍛禪之說，流布宗門。老師宿衲，雖得此說，未必能行矣。豈惟不行，或反嗤議。初踞曲盝者，其身英強，其氣猛利，依此兵符，勤加操練，必然省悟多人，出大法將。所願三玄戈甲，永見雄強；五位旌旗，不致偃息。知我罪我，所弗惜焉，則雖謂之禪門孫武子可也。

歲次辛丑孟春上元日住雲居晦山僧東吳願雲戒顯自識

禪門鍛鍊說目次

堅誓忍苦第一
辨器授話第二
入室搜刮第三
落堂開導第四
垂手鍛鍊第五
機權策發第六
寄巧回換第七
斬關開眼第八
研究綱宗第九
精嚴操履第十
磨治學業第十一

簡練才能第十二
謹嚴付授第十三

No．1259
禪門鍛鍊說

江西南康雲居山真如禪寺晦山戒顯著

堅誓忍苦第一

夫為長老者，據佛祖之正位，則應紹佛祖之家業；作人天之師範，則應開人天之眼目。人天眼目者何？佛性是已。佛祖家業者何？得人是已。為長老而不能使眾生開悟佛性，是謂盜名；據正位而不能為佛祖恢廓人材，是為竊位。然欲使眾生開悟佛性，則其心必苦，非揣摩剝削，曲盡機權，則眾生佛性不能悟也；欲為佛祖恢廓人材，則其身必勞，非勤勇奮厲，痛下鍼錐，則法門人材不能得也。是故為長老者，必先起大願，立大誓，然後顯大機，發大用。誓願者何？初為長老，即當矢之龍天，籲之佛祖。苟能使眾生開悟佛性，則雖磨筋骨，弊精神，如鑿山開道，竭其力而殉之，不應辭也；苟能為法門恢廓人材，則雖彈朝夕，忘寢食，如嚙雪吞氈，捍其苦而為之，不應憚也。思人世為父母者，欲得賢子孫，先之以修德積善，廣行陰隲；及得子也，則襁褓之，撫鞠之，顧復之；稍長也，為之延師傅，董藝業，必積數十年勤苦，然後成材，其為心亦苦矣。思武臣欲立功名於邊塞也，必忘頂踵，矢溝壑，蒙霜露，犯荊棘，披堅執銳，寢戈枕甲，深入不毛，身經百戰，乃至墮指裂膚，腹叢箭鏃，萬死一生，然後博一旦之功名，其為身亦勞矣。勞苦如此，宜人人聞風而避，望崖而退矣。而盡古今人，卒甘荼蓼而不恤，蹈湯火而不辭者，以所圖者大，所倚者重，而收功鉅也。況為長老者，道在津梁三有，濟拔四生，為從上佛祖增益慧命，為大地眾生開鑿眼目，此何等重任，而顧愛惜勞苦，出教子立武功者下哉？既愛惜勞苦，必深居端拱，隔絕禪流，養尊處優，晏安自適，等叢林於傳舍，視禪眾如胡越，冬期夏制，祇了故文，豈不上辜佛祖，仰愧龍天，下負師承，為法門罪人也哉？教中道：菩薩為一眾生，歷微塵劫，受大勤苦，終不疲厭。今禪眾或數十，或百或千，機器當前，豈止一人而已乎？又云：菩薩為眾生故，捨頭目髓腦，血肉手足，遍滿大地，積如須彌，誓不以苦故，退失大心。況鍛鍊禪眾，即勞筋苦骨，飲冰茹蘗，較之捨頭目血肉者，縱什百千萬，豈能及菩薩萬分之毫末乎？既入此門，孰不以知識自居？既為長

老，孰不以佛祖自任？處其位，當行其事；任其名，當盡其實。禪眾者，實長老成佛之大資具也；鍛鍊者，實諸祖得人之大關鑰也。不勤鍛鍊，則必不能開眾生眼而得人；不發誓願，則必不肯為鍛鍊故而忍苦。是故未陳鍛鍊之方，先請堅發誓願，誓願立而大本正矣，故曰堅誓第一。

辨器授話第二

欲鍛禪眾，當示真參；欲下鉗錘，先辨機器。臨濟曰：我此閒作三種根器斷：或奪境，或奪人，或奪法，或俱奪，或俱不奪。此辨驗機器之大要也。唐代禪風鼎盛，機器不凡，老古錐接人，皆全機大用，頓斷命根，純用活機，殊無死法。至宋以後，參禪用話頭，而死法立矣。然人至末法，根器愈劣，智巧愈深，狂亂愈紛，定慧愈淺。主法者欲令禪眾開廓本有，透脫牢關，不得不用死法，時代使然也。然不善用，則雖活法皆成死法；能善用之，則死法中自有活法。活法者何？辨機器是已。禪眾入門，先以目機銖兩，定人材之高下；次以探竿影草，驗參學之淺深。立主立賓，一問一答，絲來線去，視其知有與否，而人根見矣。或上上機器來，即以師子爪牙，象王威猛，拋金圈，擲栗棘，視其透關與否，而把柄在師家矣。人根既定，方令進堂，既進禪堂，即應入室，隨上中下機器，而示以話頭。其已歷諸方，舊有話頭者，或搜刮，或移換，或撥正，雖事無一法，然話頭正而定盤星在矣。或曰：有不用話頭，竟以德山、臨濟便棒便喝接人者，如何？曰：奇則奇矣，然視人根太高，而不可槩用也。有不論機器利鈍，禪眾多少，祇用一話頭而不變者，何如？曰：均則均矣，然視人根太混，雖參而多不得益也。請言其故：不用話頭者，誠直截痛快，不帶廉纖矣，然在昔人則可，在今時則不可。何故？昔人根器高勝，定慧力強，一經名師大匠棒喝提持，一信永信，更無諉訛，一徹永徹，更無反覆，所以可用。今人以最深之智巧，最紛之狂亂，不用話頭重封密鎖，痛劄深錐，令情枯智竭，驀地翻身，而但用擊石火、閃電光一著以為門庭，縱或承當，多屬光影，而於言句關棙、宗師血脈總未覷透，以此號省悟將來，反覆不可言矣。故不可用，非全不可用，不可概用也。老黃龍語晦堂曰：若不看話頭，百計搜尋，令自見自肯，即吾埋沒汝也。豈不信哉？止用一話頭者，似平等簡徑，不落揀擇矣。然禪眾中生材有利鈍，受氣有純駁，信道有淺深，參學有久暫。買帽者當相頭，著楔者須看孔，自然之勢也。宜數息者，教令觀白骨；宜觀骨者，教令數息。雖佛世不能證果，況末法乎？明大法者，察氣候以下鉗錘，識通變而施錐鑿，三根皆利矣。使不問利鈍

純駁、淺深久暫，徒用一話頭以籠學者，畫地而為牢，釘樁而搖櫓，高者抑而不能下，卑者跂而不能至矣。此所謂活法而成死法也。妙喜曰：善知識！大法不明，止以自證悟處指示人，必瞎却人眼。非此之謂乎？然則指授話頭當用何法？亦仍曰：作三種根器斷而已矣。初機。參學者，話大艱深，必然杆格，須令稍有咬嚼，以發其根本。氣宇英靈者，話頭寬鬆，易滋卜度，須令壁立萬仞，以斷其攀緣。如萬法歸一，父母未生前，死了燒了等，乃至目前一機一境，雖智愚皆可用，而初機為便。南泉三不是，大慧竹篦子，道得道不得皆三十棒，恁麼不恁麼總不是等，雖高下皆可用，而英靈為便。更有擎頭戴角，知見雄強者，師家爪牙，倍宜毒辣。或機權喜怒，以剷其命根；或詰曲譎訛，以去其祕蓄。臨濟所謂全體半身，獅子象王等，皆為若輩而設。此則視師家作用何如，不可言傳也。要之，話頭雖多種不同，皆須上截妙有關鎖。既有關鎖，學人用心時，四門堵塞，六路剿絕。下截審問處，其發疑情也必真。疑情既真，則擴悟機也必徹。東山立盜父鎖櫃，令子潰圍之喻，非不傳之祕乎？然亦有機器宜參荅語者，如麻三觔，乾矢橛，青州布衫，庭前柏樹子，乃至狗子無佛性等。亦有機器宜參機用者，如入門便棒，進門便喝，睦州接雲門，汾陽接慈明等，往往發大悟門，亦視師家用處何如耳，無死法也。閒有時師不知關棙，止教人參如何是西來意，如何是本來面目，如何是學人自己者，此則上無關鎖，望空啟告，師家下刀不緊，學家發疑無力，死水浮沈，白首不悟，坐病在此，豈不惜哉！最悞人者，有初進禪門，根本未悟，遂令參南泉斬猫，百丈野狐，丹霞燒佛，女子出定等話，此真方木逗圓孔，唐喪人光陰，而天地懸隔者矣。謂之杜撰，不亦宜乎？是故欲鍛鍊禪眾者，審辨機器，簡別話頭，俾高下咸宜，利鈍兼濟，為入門第一大要事也。

入室搜刮第三

既示話頭，即當指令參究。然參法有二：一曰和平，二曰猛利。和平參者，人難於省發，即或有理會，而出人必弱。猛利參者，人易於省發，一入其爐韛，而出人必強。此其故何也？蓋參用和平，則優柔絃緩，止能抑其浮情，汰其粗識。久久成熟，止棲泊於純清絕點，而止叩關擊節，必無冀矣。故曰：省發難也。冷灰豆爆者，縱十成無滲漏，猶是平地死人。一遇手脚毒辣，荊棘門庭，即冰消瓦解。況能歷大事，任大擔，領大眾，而不傾仄乎？故曰：出人弱也。若欲求人啐地斷，曝地折，猛燄裏翻身，險崖中斷命，能禁擲撲，受敲磕，而晏然不動者，則非猛利參不可。猛利雖勝，恐力難

長。欲期尅日成功，則非立限打七不可。立限起七，不獨健武英靈，奮迅百倍。即懦夫弱人，一求入保社，而心必死，亦肯捐身而捨命矣。故七不可以不限也。若欲起七，入室為先，入室非虛文而已也。長老既以鍛鍊為事，則操心宜苦，用意宜深，立法宜嚴，加功宜細。欲至堂中，先須識禪眾之號與貌，與各各本參話頭，然後可以垂手鍛鍊。蓋不識其人，雖聚首九旬，事同陌路。所謂結制者，熱鬧門庭而已，於禪眾無益也。識其人矣，而不諳其本參，即長老落堂，欲施逼拶，其道無繇，把柄既不在手，於是禪門之通套出矣。何謂通套？冬夏禪制，凡百委之執事，執事堅守香規，坐則任其昏散，行則聽其寬疲，長老有體，非執事引磬敦請不落堂也。即破例為眾者，或一日、二日而一落堂，或三日、五日而一落堂，嬾者或十日、半月，甚至有終期不落堂者。長老落堂，肅列執事也，如公府排衙；掣籤唱名也，如官吏點卯。長老者，既不識禪眾之號與貌，又不知其本參話頭，不得不垂一問頭，舉一公案，以塞其責，此最惡套也。其久歷禪席者，滑機熟路，隨身打點，長老未至堂，而意地丹黃，腹稿已備，長老又不用擒拏殺活綱宗手脚，以搜其句意，摟其窠臼，止取滑頭應酬，口角便利，以為英靈，纔一問及，強撐一二語而卯過矣，是則於老參似有益而實無益也。其愚魯初參者，禪書從未經目，昏散尚未併除，話頭苦未念熟，長老下堂，十有九人潛身遠立，不敢近前，縱或點著，不鞫其本參而考以公案，如向擔柴人問中書堂事，頭定眼直，苦捱一二棒而身脫矣，是則於新參無益中之無益也。長老應點已竟，仍歸丈室，而禪眾者，又向妄想裏坐地，死水裏浸殺，不則昏散打攪，過日而已。求工夫上路，百無一二也，而況於徹悟乎？此所謂通套也。善知識！以此通套為人，逸則逸矣，而禪眾曠大劫來，業識何由廓清？知見何由剿絕？疑團何由破？生死何由出哉？此皆不識其人，不知其本參之過也。若欲知之，其法在乎入室而搜刮。蓋人根不齊，參學有多種差別。雖領話頭，或無志參究，或死心不得，或有志而疑情發不起，或纔舉話頭而妄想偏纏，或參究累年而不解功夫為何事，或援經教理路以配話頭，或止借話頭而排遣妄想，或以無事甲裏而自躲根，或硬承當以為主宰，或認泯默無縫以為徹證。總緣無人撥正，內無真疑，致成多病。皆當於入室時，一一搜剔，一一掃蕩，與之解黏去縛，斥滯磨昏，斬其伴侶挾帶之絲，砭其膏肓必死之疾，指令真參，而路頭必正矣。苟不與搜刮淨盡，儱侗授一話頭，顢頇與一公案，學家不善用心，則欲正偏邪，欲潔偏染，欲明偏暗，通身禪病而不可治矣。是故長老於入室之際，貴密地留心，既可識其人號貌，記其人本參，又能去其禪病，而導之正路，鍛鍊之方，漸漸可施矣。

落堂開導第四

已經入室，搜刮精當，無錯路矣。然學家參究，如逆水行舟，不得人以推挽，則退多而進少。又如臨河思跳，不得人以慫恿，則且前而易却。是故堂中開導，事為最急。開導非三日五日一轉而已也，要須一日三時勤勤開導。開導之法，當相其機宜，觀其勤惰，中其緩急。事雖難定，略言其端，大約有四：一曰悚立志，二曰示參法，三曰警疲怠，四曰防魔病。而所最忌者，扯葛藤，說道理。何謂悚立志？世間藝業，非立志堅強，必不肯身受勤苦。非受勤苦，則必不能致精其業。況斷情識，明心性，出生死，成佛祖之大道乎？是故欲下參究之初，先令樹鐵石心，發金剛誓，以為前導。寧骨斷筋枯，非洞明大事不止也。寧喪身捨命，非徹透牢關不休也。具此透脫生死堅固誓願，則發疑情也必真。辦此擔荷佛祖剛強志氣，則下參究也必力。疑情真，參究力，焉有不究竟徹悟者乎？何為示參法？古云：大疑大悟，小疑小悟，不疑不悟。故疑有十分，斯悟有十分。而世有教人死守話頭，不起疑情者，此參禪大病也。蓋參禪雖不可胡亂卜度，而亦不可死守話頭。但守話頭，則所繫者枯椿，所沈者死水，所磨者刀背而已矣。若非發起真疑，機輪內轉，即坐至驢年，亦不得悟也。學人喜行此路，則沈空滯寂，久之以窠臼為樂，竟不信有悟矣。師家喜以此教人，則以枯木堂禪為極頭，聞他家機下省發，人必然生謗矣，而孰知事大不然也。蓋生死心切則生疑，疑生悟，故長老當禪眾靜坐，須示令放下萬緣，寸絲不掛，將話頭上截關竅，銳意研窮，研窮無路，然後併心下句，盡力挨拶，挨拶力竭，從頭又起，久久情識盡，知見忘，悟道易矣。此不易之參法也。何謂警疲怠？參太平禪者，從容和緩，半浮半沈，如水浸石，無進無退，即或苦參，而工夫難於成片，即或成片，而卒急不得省悟，以無人鞭策而激發也。參猛利禪者，人雖易省悟，然正參時，上根利智，有進無退，機器中下者，猛利一回，筋力倦怠，易進而亦易退，故須長老勤勤而鞭策也。鞭策之法，寧緊峭，毋寬鬆，寧毒辣，毋平順，寧斬釘截鐵，毋帶水拖泥，時時以苦言厲語，痛處著錐，苟有血性者，必忿怒而向前矣。何謂防魔病？初機識性，狂亂萬端，所以開示話頭，必須上截關鎖，關鎖縝密，搜剔精嚴，意地邪思，不能帶影，學家所以止有悟道，而無著魔也。萬一師家不觀機器，授話不重關鎖，任其紛飛業識，狂亂思惟，則熟人熟境，暗地奔騰，異見異聞，識田優亂，初參學人，無智慧以照破，無道力以攝持，或疑或怖，或喜或悲，突然竊發，而魔事作矣。魔事一作，長老又無善巧為之療治，祇用五處縶縛，百千捶打，往往至於喪身而殞命，豈不悲哉！所謂雖是善因，而招惡

果也。若長老勤勤開導，用意防閑，則無此患矣。至於致病多端，不能備舉，最易犯者，無如迸氣胸前，以為勇猛，及灰心冷坐，以求澄湛，二者為甚也。蓋參禪祕要，祇在真實騰疑，而不在乎迸氣。自元代以來，有邪師者，多教人豎起脊梁，咬定牙關，緊捻雙拳，高撐兩眼，內實無真疑，而外形猛狀，日以硬氣迸塞胸膺，其勢必至於心痛而咯血，況如此死挺模樣，亦豈可久之勢乎？此大病一也。其次坐冷禪者，亦不起真疑，死心參究，一上禪牀，惟萬端排遣，消歸無事，意想或生，即以一口氣不來等話，密念幾迴，遂認四大非有，萬法俱空，灰心泯智，澄湛不搖，以為工夫，極則勸令經行，心慮打失，寸步不移，坐至歲深，血脈不舒，易成浮腫，而亦多火證，此實病在膏肓，而世醫拱手者也。欲除諸患，存乎善知識，不惜疲勞，日至堂中，勤行開導，或發其堅志，或示以真參，或警其疲怠，次則摧蕩其識情，剗抹其知見，掃除其岐路，剿絕其病根，則魔病眾患，無從竊發，而學人真悟，不難冀矣。

垂手鍛鍊第五

語曰：不入虎穴，爭得虎子？為長老而不得鍛鍊之法，雖龍象當前，盡成廢器，積數十年而不得一人省發也。即有一个半个，皆[祝/土]著磕著，如蟲禦木，偶爾成文，而非鍛鍊之功也。苟明鍛鍊，雖中下資器，逼拶有方，如一期人廣，可以省發數十人也。妙喜鍛五十三人而悟十三輩，圓悟、金山一夕而省十八人，雖語驚時聽，而古今實有此事也。何地無水？不鑿則不溢；何木石無火？不鑽不擊則不發。眾生具有佛性，猶地之有水，木石之有火，不得善知識以妙密機用、毒辣鉗錘，疏之濬之，敲之磕之，而欲覩其桶底脫落，自透牢關，雖上上機器，必望崖而返矣。是故垂手鍛鍊，不可不講也。然真欲鍛鍊人材，則長老必苦，執事必勞。禪制之中，長老須時時在堂，同眾起倒；即不能然，亦必三轉五轉在堂，隨眾行坐。鍛鍊之器，在善用竹篦子。蓋竹篦起自首山，盛行於大慧，再興於三峰，此歷代老古錐鍛鍊衲子之器，非創設也。竹篦長須五尺，闊止一寸，稍稍模棱，去其銳角，即便捷而易用。若夫拄杖子設法接機，則可鍛鍊，決不可用，即用亦不靈也。至於銅鐵如意，以降禪眾而已，稍近則頭迸腦裂，非鍛鍊之物也。用竹篦者，其功便於逼拶，而其妙在乎敲擊。禪眾坐時，則執之以巡香；行時，即握之為利器。三板止靜，長老必先開示，如前所說，不必瀆矣。香安半炷，即鳴引磬。今禪眾經行，經行之法，先緩次急，漸歸緊凑。長老亦頻頻握竹篦，隨眾旋繞。當經行極猛利時，即用兵家之法，出其不意，攻其無備。或攔胸把住，逼其下語；或劈頭一棒，

鞫其本參。待其出言，復奪賊鎗而殺賊；伺其轉變，更將錐子而深錐。雷崩電閃時，莫今停囚長智；結角羅紋處，重為奪食驅耕。或捨棒用掌，而短兵相接；或為此擊彼，而閒道出奇；或照用同時，而矢石交攻；或棒喝俱行，而炮弩齊發。工夫未極頭，則千鎚而千鍊；偷心未死盡，則百縱而百擒。務將學人曠大劫來，識情影子，知見葛藤，摟其窟穴，斬其根株，使其無地躲根，漸至懸崖撒手，一錐一箚，機候到者，不難啐地斷，曝地折矣。此非背水設陣中，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，置之亡地而後存乎？鍛鍊禪眾，亦若是則已矣。夫長老如是以為眾，亦可謂難矣。然得此道也，則易於出人，亦可謂妙矣。天下事未有難而不妙者，亦未有妙而不難者，虎項而解其鈴，龍頷而奪其珠，乃至擒賊而得其王，此皆極妙極難之事，而走險出奇者，未嘗乏人，何獨法門而不然乎？然天下主法者，固守成規，樂其簡易，以為禪門格，則如是定矣。驟然聞余說者，必非之曰：此杜撰也，焉有長老尊重，日在禪堂與納子眉毛廝拄，為此相攻相撲之事哉？余曰：此殆明於小而闇於大者也。襲禪門通套而不用鍛鍊，則長老者身逸而體尊，善則善矣，然終歲寂寞，不省一人，不惟佛祖之慧命無傳，而門庭冷落，身後斬然，不旋踵而祖庭蔓草，亦安見其有體也？去禪門成格而勤加垂手，則長老者體褻而身勞，苦則苦矣，然爐韛雄強，人材奮起，不惟師承之擔子得脫，而慧命有傳，法門光大，至暮年而愈見身安道隆，亦安得謂之無體也？以此較彼，果孰得而孰失，孰勝而孰劣哉？況庄健在人，修短有數，長老必不以尊居丈室而益其齡，亦必不以鍛鍊勞苦而減其算，且舉眼茫茫，長老遷謝宿草而拱木者，不知其幾矣，豈盡以鍛鍊之故哉？是以垂手鍛鍊之法，至迅至靈，吾以比之穿楊箭、神臂弓也。閒有未盡者，則更有策發、回換、斬關後三說在。

機權策發第六

天下凡事利用順，而獨禪門利用逆。為人治事喜於善，而鍛學人則喜於惡。不惡不足以稱天下之大善也，不逆不足以稱天下之大順也。譬之天道，霜之雪之，雨露之恩，所以溥也。雷之霆之，生成之德，所以大也。鍛鍊不用威，則禪眾疲怠，無由策發，必不能使透關而徹悟。策發不用權，則嚴規肅矩，祇成死法，亦不能使憤厲而向前。故鍛鍊一門，事有千變，而機用至活也。善能使人省發者，行坐定香，不可太久。坐太久，則昏倦必生，而話頭無力矣。行太久，則足力疲倦，而坐便昏沈矣。故禪門常規，行坐必香一炷，而余酌而中之。短香可以一炷，長香止用折半。坐半炷，則靜參必精彩，稍欲倦而下單經行矣。行半炷，則動參必猛利，足欲疲

而抽解消息矣。然參禪打七，至時日稍久，夜分過半，禪眾漸趨倦怠。為長老者，以甘言誘之，而不加勸也。以和顏接之，而不加厲也。即策之以香板，而模糊如故也。此時欲作其氣，賈其勇，惟有奮大機權，施大毒辣，發大忿怒，或閧堂詬罵，或旋風捶打，所謂多人憤恨語，不可聽聞語，如火燒心語，崩崖裂石，拋向面前，而禪人之昏倦，廓然立散矣。譬之陰霾沈霧，晦暍苦人，迅霆一擊，而句萌甲坼，萬物怒生矣。又如臨大壑，對深濠，安常處順，千萬人不能跳越也。大兵猛虎驅其後，則一擲而過矣。臨濟曰：或把機權喜怒至。汾陽、慈明慣用此法也，非所謂嫡骨相承者哉。故善知識者，其心至慈，其用至毒，所具者諸佛菩薩之心，而所行者阿修羅王之事，乃可以托動三有大城而不懼也。無厭勝熱，未嘗傷一蟲蟻，而屠裂割剝，窮刑極罰，增人厭怖。通此用者，乃可為人抽釘拔楔，敲枷打鎖，不然則守死善道而已。自救且不了，而能為人乎。大慧曰：諸方說禪病，無有過湛堂者，只是為人時下刃不緊。圓悟曰：下手時須至苦至毒，方始不虛付授也。神仙祕訣，父子不傳，從上鍛鍊門庭，類皆如此。使不用此策發，猶駕馬者止令伏櫪，不加鞭影，雖有驊騮騏驥，追風天馬，亦困鹽車矣，安所得飛黃腰裹之用哉。然則近世有通宵打七，竟不放參者，如何？曰：此法似極猛利，而實最無益也。蓋參禪打七，原以期悟道，而非之以遣睡魔。若止以除瞌睡，入火場煉魔足矣。參禪保社，不必進也。真欲求省發者，其喫緊處，在中夜放參一睡，次日方得志氣清明，精神英爽，發起真疑，力求透脫。不達此機，死以捱香為事，參不三日，行則雲霧，坐則醉夢，昏沈之至也，壓如泰山。而所謂話頭者，付之東流矣，尚望其心華發明也哉。豈惟參禪不得，而昏沈中更加亂想，著景發譫，見鬼見神，繇此出矣。是謂不達方便之癡禪也。經云：邪師過謬，非眾生咎。豈不信哉。故深明鍛鍊者，通方便，識機權，遠過患，而後可以為善知識也。

奇巧回換第七

省發一也。然機下透脫，與冷地觸發，其功用迥然不等。冷地參究者，就體消停，不得善知識鉗錘移換，每十年二十年而不得省發，即或暗地點胷點肋，至兩刃交鋒，即出手不得。機下透脫者，其偷心必死，疑根必盡，解路必絕，至險崖機下轉處得力，而遊刃有餘。是故從上古錐論悟道者，必貴乎機下也。馬祖、百丈、黃檗、臨濟，以至汾陽、慈明、東山、圓悟、大慧諸老，皆大機大用，電閃雷奔，不可近傍，一鎚一[祝/土]，一捱拶，一回換，命根頓斷，正眼洞明，大龍大象，雲興霧擁，宗門斯鼎盛矣。至元代以

後，列祖鍛鍊之法不行，止貴死坐冷禪，寒灰枯木，古廟香爐，冷啾啾地，不動不搖，以為得力，反詆諸祖機用，以為門庭施設，黜五家綱宗為奇名異相，牢籠學者，而宗風遂大壞矣。是故奪人、奪境、奪法，臨濟七事不明，左咬右咬，咬去咬住，巖頭活法不諳，則必不能當機移換。其法既失，有請益者，止有開示死話頭，令其灰心冷坐，相率入枯木堂，習不語禪，妙喜呵為默照邪禪者，反室中祕授，以為至寶。傳至明葉，此教盛行，繇是走禪門者，類以枯坐之久暫，敘功夫之勝劣，提著悟字，如呼父名，如犯國禁，而參禪一法，遂為葬送人根之地矣。幸天童悟和尚，以一棒闢其門庭，而奮大機用；三峰藏和尚，以七事行其鍛鍊，而究極綱宗；本師靈隱禮和尚，復以五家妙密，多方通變，而廣被羣機。繇是料揀照用，賓主回換之法，復見於世，而宗門日月，赫然中興矣。蓋學家參禪，不得洞悟，病有多端：有扞格而不前者，有廉纖而不斷者，有死銜話頭而不起疑情者，有沈坐冷灰而竟當本分者，有認揚眉瞬目為全提者，有執一言半句為了徹者，有穿鑿公案為博通者，有卜度綱宗為究竟者，有一切剷抹為向上者，有不上機境為獨脫者，有以古今公案為分外枝節者，有以最後牢關為強移換人者。總因不經師匠，不得真悟，不透綱宗，偏知異見，舉起千差。所貴善知識者，因病與藥，看孔下鍼，如郢人削堊，運斤成風；如庖丁解牛，披却導窾。一機之下，一句之閒，能令學人枷鎖頓脫，心眼洞開。其法在於善用回換。回換不一，有法戰之回換，有室中之回換，有回換之回換，有不回換之回換。法戰回換者，眾中逼拶，學人出語，有隙即攻，有瑕即擊。能返擲者，更加以追蹤之句；死機下者，即示以活人之刀。轉轆轤，活卓卓，務令學人無處立脚，即與斷命根不難矣。室中回換者，學人或明前而不能明後，或道頭而不知道尾，或箭欲離弦，但須一撥，或泉將出竇，止在一通，長老不妨令其再問，或代一語而即悟，或更一字而廓然，此神仙國手，而最為奇巧者也。回換之回換者，佛性誰無，別曰誰有，而其僧即悟，入門逢彌勒，出門見達摩，別曰入門逢甚麼，出門見阿誰，而其僧亦悟，乃至胡張三，黑李四，昨日是，今日不是等，此回換之回換也。不回換之回換者，如何是曹源一滴水？荅：是曹源一滴水，丙丁童子來求火，無雲生嶺上，有月落波心等，但重舉一轉，而前人即徹，此雖不回換，而亦回換也。善知識者，於是諸法如承蜩，如弄丸，如貫蝨，發之而必應，用之而無滯者，何耶？曰：以能用綱宗，而以活機接人故也。得宗綱，則料揀熟，而回換得行，手精眼快，明辨來風，一任旋乾而轉坤，移星而換斗，向上牢關，可令人人透脫。止重本體禪，而不諳綱宗，則前人一機一境，橫拈

竪弄，死守膠盆，長老無道以回換，則藥汞銀禪，得以假雞偷關，竟過而悟不徹頭矣。然則欲鍛鍊禪眾者，綱宗所係，豈細故哉。

斬關開眼第八

回換固難矣，至斬破重關，開人眼目，非鶻眼龍睛，具弄大旗手脚者不能，則尤難之難也。當機衝突，觀乎時節，非其時則博浪之椎不宜舉也。伏兵擊殺，貴乎險隘，不當隘則馬陵之弩不宜發也。欲得斬關之訣，其功存乎逼拶，其奧在乎回換，而其力則又係乎開導而策發。不開導則行路或岐，不策發則縱火不旺，不逼拶則心智不絕，不回換則賊情不窮。四法不盡，而求人之噴地省悟，火未到而索飯，果未熟而求脫，雖負大名之長老，具大器之學家，惟機教不叩，兩相辜負而已。是故善鍛鍊者，心不厭細，功不厭繁，事不厭周，法不厭備。長老同眾坐香，今日如是開導，明日如是策發，則路頭必正，而火力旺矣。隨眾經行，今日如是逼拶，明日如是回換，則心智必絕，而賊情窮矣。至於旺而加旺，窮而更窮，而所謂鶻眼龍睛，殺活刀劍者，可得而用矣。有英年奇雋，意氣雖盛強，而參請日淺，活而未能死者，法當用殺。有號稱老參，工夫雖沈著，而灰冷成病，執而不能化者，法當用活。應殺而用活，薄處擱破，其禪不真，往往易於承虛接響。應活而又殺，學人灰滅，病在膏肓，不應更於披枷帶鎖。方其未悟也，用殺者常十之九，用活者止十之一，以殺易施而活難用也。然而又有殺活齊行者，斯何人哉？蓋有擎頭戴角，具佛祖剛骨，負龍象異姿，而氣宇如王者，纔見如此人來，則羅網欲寬，擒拏欲大，機穽欲密，鉤錐欲辣，敲骨打髓，捱至百尺竿頭，痛箚深錐，漸到懸崖撒手，張弩力滿，止在發機，遇賊隘途，不容眨眼。當斯時也，更無事策發，無庸回換，直須以殺活聖箭，迅雷一擊，緊峭言句，頂門一箚，桶底自脫，命根立斷矣。此猶推人於萬丈之崖而不能停也，轉圓石於千仞之上而不可留也，亦如金鍼之撥轉瞳神而立使光明也，豈不異矣哉！馬祖之接水潦，睦州之接雲門，大愚之接臨濟，巖頭之接雪峰，船子之接夾山，汾陽之接慈明，慈明之接黃龍，大慧之接教忠，西禪非用此道耶？其餘見之燈錄，載之傳記，諸祖機用，霆崩電激，鳳翥龍騰，烈烈轟轟，照耀古今，不可悉數，何常教人止休去歇去，坐死禪，守冷竈，不起疑情，而將心待悟者為是耶？高峰云：工夫如轉石萬仞，直墮深崖，更無絲毫隔礙。如此用心，七日不悟，妙上座永墮阿鼻地獄，又何常必限人幾十年，經冬過夏，坐破蒲團，守工夫窠臼，以沈滯為極則者耶？總之，學家不遇鍛鍊，即受盡茶苦，費盡精神，磨裩擦褲，竭一生之力，而透脫無門也；師家不知鍛

鍊，即眼空四海，氣吞諸方，死守格套，而不能垂手斬劈，即開爐數十年，而等閒不出人也；即或明開導，知策發，諳接機，愛惜長老體，而不肯下身禪堂；即至堂矣，色身優養慣，而不能隨眾經行，驀加啐啄，至於懸崖斷索之際，又不能下斬關奪命之手，以豁人心胸，洞人眼目，而咎天下之無人材。其果無材耶？抑有材而不知鍛鍊耶？嗚呼！有千里馬而不遇孫陽，有楩楠文梓而不經良匠，其為枉抑可勝道哉？夫知有鍛鍊，則省發不足奇；既不用鍛鍊，聞人家爐鞴或有省發，則必生疑訕，亦無足怪也。語曰：東家點燈，西家暗坐。因己之暗坐，而概謂天下之燈燭庭燎盡無是事也，豈理也哉？是以斬關開眼，極天下難事，而奇功異用，不可不知有此一法也。

研究綱宗第九

夫所謂真禪者，有根本，有綱宗。根本未悟，而遽事綱宗，則多知多解，障塞悟門，必流為提唱之禪，而真悟亡矣。根本既悟，而撥棄綱宗，則承虛弄影，莽鹵成風，必流為一橛之禪，而宗旨滅矣。是故未悟之綱宗不必有，既悟之綱宗不可無也。而世以顢頇傀侗為宗門者，徒見世尊拈花，商那竪指，龍樹月輪，伽耶持鑑，乃至俱胝一指，馬祖一踏，雪峰毬，禾山鼓，黃檗三頓，祕魔一杈等，以為宗門大機大用，直捷如此也，孤峻如此也，獨脫如此也。曰：此直指人心也，不立文字也，向上提持也。更與言綱宗一字，則呵為知解，指為實法矣，詆為葛藤絡索，斥為滯名著相矣。嗚呼！孰知乃似是而大謬也。世尊拈花，誠直捷矣，何故又曰：吾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實相無相，微妙法門，及傳法一偈，種種言說乎？曹溪本來無物，誠孤峻矣，何故五祖又云：也未見性重徵，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，乃發大悟乎？臨濟遭三頓痛棒，至大愚肋下還拳，誠獨脫矣，何故創立七事，惑亂後世乎？雲門於推折足下，廓然大悟矣，睦州何故又指見雪峰溫研積諗，授以宗印乎？既一悟為是矣，溫研者何事？密授者何法乎？洞山於雲巖無情說法得悟矣，何故又傳寶鏡三昧，立君臣、偏正、功勳等五位，并三路、三滲漏等種種細法乎？乃至溈仰之三照、三然燈、十九門、九十六圓相，法眼之十玄、六相等，皆悟後建立者。既一悟便了矣，何故又增此枝蔓，破壞直捷一路，啟千萬世學家知解乎？此必有說矣。蓋參禪一法，打頭喫緊，在乎用已前鍛法，使透根本。根本既透，又須知此一著之中，有體有用。其為體也，有明有暗，有背有面，有左有右，有頭有尾；其為用也，則有殺有活，有擒有縱，有推有扶，有擡有搦；就對機而言也，則有君有臣，有父有子，有子有母，有賓

有主；就賓主而言也，有順成，有爭分，有暗合，有互換，有無賓主之賓主；細而剖之，則有有句無句，無句中有句，有句中無句，有雙明，有雙暗，有同生，有同死；究而極之，則有向上一機，末後一句，古人所謂始到牢關，不通凡聖者是也。臨濟有見乎此也，乃於直捷之中，立三句、三玄、三要，以正其眼目；建四料揀、同喝、四喝、四照，用四賓主，分三種機器，以盡其機用。乃至五家立法，各有門庭，各有閫奧，玄關金鎖，百市千重，陷虎迷師，當機縱奪，如陰符、太公之書，不可窺也；如五花、八門之陣，不可破也。不如是，不足以斷人命根，而絕人知解也；不如是，則學家情關未透，識鎖難開，法見不消，而通身窠臼也。豈佛祖正法眼藏也哉？或曰：所貴乎禪者，以不立文字，不涉名言，超然獨脫也。今綱宗一立，則名相紛煩，楷成格則，是增人情識，益人知見，而有實法可求也。聰明者必穿鑿，愚魯者益懞懂矣。真悟道者，何貴於此乎？曰：諸祖所以立綱宗者，正為此也。主人公禪，自謂無情識，而渾乎情識也；自謂絕知見，而純是知見也；自謂無實法，而認定一機一境，恰墮實法也。有臨濟七事五家宗旨，用妙密鉗錘，以鉤錐之、料揀之、剗削之，而知見始消，情識始破，實法始忘矣。窮盡萬法而不留一法，是真直捷；透盡諸門而不滯一門，是真孤峻；徹盡大法小法一切綱宗，而罵除綱宗，是真獨脫。而豈守繫驢橛，倚斷貫索，弄無尾巴猢猻之謂哉？譬之行路者，歷九州四海，遍名山大川，而仍歸本處，忘盡途中影子，是真到家矣。又譬之廣學者，窮盡二酉，蒐盡四庫，穿貫天錄、石渠之藏，而胷不留一字，是謂博通矣。使足未離跬步，而眼空四海，毀天下之行遠者；目未涉經史，而空腹高心，呵天下之讀書者。雖三尺童子，知其背謬矣。但重根本，而疑綱宗為葛藤、為知見、為實法者，何以異是哉？夫抹去綱宗者，不但自己宗眼不了，一當為人，動便犯鋒傷手，機境當前而不知踞頭收尾，節角諸訛而不解抽爻換象，掠虛弄滑而不能勘辨，對打還拳而無法翦除，徒恃鑑覺以為極則，法門窠臼不可言矣。然則悟後之綱宗，又曷可少耶？不見吉祥實悟後，天衣懷問：洞上五位君臣如何話會？實曰：我這裏一位也無。衣曰：這漢卻有箇見處，柰不識宗旨何？乃令五人齊喚實上座，而密契奧旨。妙喜曰：金剛圈、栗棘蓬，直是難吞難透。到此直下承當得了，大法不明，亦柰何不得。又曰：古人差別因緣，大法一明，舉起便會。多見今人未有師承，一見人說大法小法，無不唾罵妙喜。何故？千言萬語，吁嚀大法，果妙喜杜撰耶？抑今人自見不到，而妄加批駁耶？是故學家根本己明，當依止師承，溫研密諗，務徹古人堂奧。師家見學人已透根本，更須以妙密鉗錘，深錐痛

箚，務令透鋼宗眼目，庶不至彼此承虛接響，而正法眼藏得永遠而流傳矣。

精嚴操履第十

向上一路，千聖不傳。如大火聚，誰敢正眼而覷？如塗毒鼓，孰能側耳而聽？機先掣電，已屬遲疑；句下精通，猶為狂見。此何事也，而偲偲問操履，踽踽論功勛哉？然初祖云：行解相應，名之曰祖。雲居膺祖曰：那邊會得了，卻向這邊行履。涌泉曰：見解人多，行解人萬中無一。則知從上諸祖，未嘗以行解為二事也。良以有行無解，即操履精純，不出階級，縱有修為，皆名癡福；有解無行，即見地超卓，猶是擔板，雖有悟門，皆屬狂慧。一者有目無足，一者有尾無頭，均之非究竟也。為長老者，務在鍛鍊人材，料揀偏全，權衡首尾，欲令學人成始而成終，果何道哉？學家道眼未開，先令參究以鍛其解，敲骨打髓，痛下鍼錐，而行亘緩問，所謂但貴子眼正，不說子行履也。大事既明，即令操履以鍛其行，鳥道玄路，脚下無私，而解始詣實，所謂說得一丈，不如行得一尺也。然主法者，不用鋼宗眼目，微細勘人，徒取一知半解，遴選人材，則俗禪中有二種岐路：以主人公為禪者，止認身田主宰，動轉施為，以為佛祖大機大用，無順無逆，一切皆是，謂之作用是性。由此儱侗，習氣竊發，遂至不擇飲啖，不揀淨穢，以為大道者矣。有人規正，則曰：癡人佛性，豈有二耶？是謂以黏膠門而成魔業者也。以豁達空為禪者，止認本來無物，泯默莽蕩，以為自己安身立命，無佛無祖，一切皆空，謂之向上巴鼻。由此顢頇，邪見得便，遂至不避譏嫌，不顧罪福，而肆行無忌者矣。有人呵諫，則曰：抖子猶有這箇在乎？是謂以鐵鏟禪而滅因果者也。此二者，雖學者之謬，而亦師家之過也。以其不用綱宗鍛人，而止取光影，互相印授，根器陋劣者，遂生邪解，而禍法門矣。蓋師承正，則學者之行解必端，而遞代相承，如以器傳器，而源深流長矣。師承不正，則學者之行解必邪，而相襲成風，如烏焉成馬，而積薄流卑矣。何謂師承正？道眼通徹，而又重操履，雖為長老，凡事一同乎眾，潔其身，苦其志，夙興而夜寐，以勤苦先德為規繩，而冰霜金玉，道行內充，叢林得以矜式，斯之謂正也。何謂師承不正？道眼疎狂，而心輕操履，一居師位，凡事不同乎眾，美其饌，蠶其衣，早息而晏起，以晏安鴆毒為灑落，而持蠻執拗，呵斥修行，一眾無所取則，斯之謂不正也。所以自古至今，佛法興盛，第一等修行，出於長老；真宗澹薄，第一等放逸，亦出於長老。長老重操履，則龍天佑順，四眾傾誠，而佛法必盛；長老棄行德，則明致人譏，幽招冥

譴，而佛法必衰。蓋長老懷邪詭行，固非一端，而最異者，行不踰庸人，而以假氣魄作真佛法，輒呵罵佛祖，鞭撻鬼神，而妄擬夫德山、臨濟；身現居博地，而以因中人冐果地相，每焚毀經像，踐蹋聖賢，而自比於丹霞、佛照、皓布裩；無南泉、歸宗、大隨等之徹天眼目，而信意殺傷，自云龍象蹴踏；無羅什、寶誌、布袋、濟顛、酒仙、蜆子等之大權示現，而妄飡酒肉，以致破壞律儀。殊不知古聖逆行，有古聖之現相；佛祖破執，有佛祖之出身。雖脫珍著敝，換人眼睛，帶水拖泥，敲人枷鎖，而隱聖現劣，隨示神通，帶果行因，旋彰靈異，何嘗與癡闇夫凡行事同一顛倒而迷惑哉？今荷擔法門者，無古聖之神通而徒襲其迹，無佛祖之靈異而但恣其貪，豈非師蟲狐種，自陷波旬，退人正信，而敗壞法門也哉？凡此者，皆因長老用罔，以致法嗣效尤，展轉流傳，滋蔓魔業。古云：其父殺人，其子必且行劫。使省悟之後，深入綱宗，敦崇操履，豈有是事哉？溈山曰：參學人雖從緣得一念，頓悟自理，猶有無始現業流，識法當淨除。晦堂曰：余初入道，自恃甚易，退而自省，矛盾極多，遂力行三年，方得事事如理。乃至趙州四十年不雜用心，香林四十年打成一片，涌泉四十年尚有走作，皆悟後事也。先德非不知逆行、順行為大人境界，而勤苦操履，至老而不倦者，識法者懼也。然則鍛鍊衲子，使為後人標榜，法門楷模，精嚴行解，蓋可忽乎哉？

磨治學業第十一

大道不在言也，非言無以顯道；佛法不在學也，非學無以明法。真為生死者，不能離名絕相，叩己而參，而馳騖義學，棄本逐末，則聰明不能敵業，博洽豈免苦輪？況學之為道，深廣而靡竟，賾奧而難窮，儒者白首窮經，猶苦不給，況惜翦爪而求出世者哉？然欲通宗教，辨古今，明綱宗，識機用，眼目後進，決擇人天，則學亦不可少也。夫學有內有外，內學者何？滿龍宮，盈海藏，西天此土，梵語唐言，千七百則，陳爛葛藤，出世間一切著述是也。外學者何？墳典丘索，詩書六藝，庪盩津逮之藏，國門名山之業，春秋史學，諸子百家，世間一切典籍是也。非內則本業不諳，出世何以利生？非外則儒術無聞，入世不能應物。使人謂禪家者流，盡空疎而寡學，闇鈍而無知，何以抉佛祖心髓，服天下緇素之俊傑哉？或者曰：向上一著，迥絕名言，世尊既明說，不立文字，教外別傳矣。曹溪曰：諸佛妙理，非關文字。藥山不說法曰：經有經師，論有論師，爭怪得山僧？今欲使人磨治學業，必務貫穿名句，粗識經史，畋漁鉛槧，播弄丹黃，變禪門而成文字，增知解而壞先宗，必自此

始矣。余曰：參學二字，諸祖所立，自有次第，雖不可重學而棄參，而亦不可單參而廢學也。方其根本未明，疑團未破，根無利鈍，皆須苦參。正當參時，剗盡名言，截盡知見，四面無門而鐵山橫路，眉閒掛劍而血濺梵天，留一元字腳，襍毒入心，眼中著屑矣，學問云乎哉？其參而得悟也，撲破琉璃瓶，放出遼天鶻，葢天葢地而敲空作響，透聲透色而枯木龍吟，諸祖言句是甚盌鳴聲？三乘教義是甚繫驢橛？德山大悟，乃云：窮諸玄辯，如一毫置於太虛；竭世樞機，似一滴投於巨壑。使不撥置名言，一回大死，以求絕後再甦，有如是廓徹，如是奇特乎？是則不可重學而棄參也。逮乎疑團破矣，根本明矣，涅槃心易曉，差別智難明。古人有言矣，即涅槃心中有無窮微細，差別智內有無限諸訛，諸祖機緣如連環鉤鎖，五家宗旨如臥內兵符，言意藏鋒，金磨玉碾而不露，有無交結，蛛絲蟻跡而難通，此豈僅當陽廓落，止得一橛者，謂一了百了，一徹盡徹哉？溫研積諗，全恃乎學也。況不為長老則已，既欲居此位，則質疑問難，當與四眾疏通，偈頌言句，徵拈別代，法語等事，當與學人點窾而開鑿，此非可以胡亂而塞責也。且三藏之鴻文，義天浩瀚，五部之戒法，律海淵宏，具在琅函，傳之梵庋，豈可束歸高閣，但儱統而稱禪，甘作生盲，徒輕狂而傲物？法門典籍，是事糢糊，治世語言，通身黯黑，叩以宗教，則左支右吾，諮以典章，則面赤語塞，開口則鳴同野干，捫舌則醜類啞羊，輒欲冒衣拂，踞曲盝，自稱楊鄭，誑謊閭閻，曰某宗某派也。豈不慚愧殺人也哉。禮曰，言之無文，行而不遠。故鍛鍊衲子而膠柱一法者，學家多不盡其能。陶鑄人材而文采不兼者，法門多不得其用。盲人摸象，全無鼻孔者無論矣。鼻孔雖正，而木吶無文者，住靜則有餘，利生則不足。破瓶非器，人品不端者無論矣。人品雖端，而幅幅寡學者，但可與修持，不可與扶竪。此雖學家之資器有定，而亦師家爐韝不寬之過也。其最偏見者，以曹溪不識字為護身，見學人略究古今，即呵為拋家亂走。以德山解黏語為實法，見同住稍研經教，即罵為數寶算沙。以長年死坐，埋身鬼窟，為真佛真法，見從上知識稍有著述者，即貶為知解宗徒。由是天童雪竇，永明佛印，明教覺範，妙喜中峰，璉三生，泉萬卷，皆貶之為文字善知識矣。豈不冤哉。夫馬鳴龍樹，何嘗不造論，而單傳直指，為西天大祖。曹溪雖示不識字，而說法如雲，金章玉句，萬世取則。乃借此躲根，令後生初進，荒唐廢學，以至目不識丁，亦可歎矣。嗟乎，天地閒文瀾學海，奇才異能，雖云閒氣，然大龍大象，佛祖其骨，錦綉其胸者，法門中亦自不絕。即資器中下者，善於裁成，亦可通達。所貴善知識，因材而磨治。先鍛其悟門，次礱其學業。俾有本

有文，有德有學，出而播揚宗教，砥柱頹流。即法門不致掃地，而老胡有望矣。

簡練才能第十二

明教嵩曰：尊莫尊乎道，美莫美乎德。道德者，世出世閒之大寶，不聞以才也。有才而無德，寧有德而無才？世法且然，況希佛祖出生死、練神明、歸寂滅者？所學者何事，而才能是問乎？然安椎魯守拙，撲鍵戶而寡營，善一身則可，而以主宰叢林，綱紀衲子，肩法門鉅任，竪佛祖高幢，非長才異能，簡練有素，烏能勝任而光大哉？故治叢林，不可以無才，而亦不可有恃才之人。恃才者進，則為害非細。故推其才，又不可不論其德。佛祖門庭，非若世法用人，得使貪使詐，即趼弛之才，泛駕之器，可以權衡駕馭者也。然其中最難者，造物生人，全才少，偏才多，才德相兼者少，而不相兼者多。視其人，真誠厚重，言規行矩，好參學，好修持，其德足以服眾矣。而舉以任事，心跋前疐後，支左缺右，而一籌莫展，其所短者，才也，非德也。視其才，便捷敏給，果敢向前，能文雅，能武健，其才足以應變矣。一授以事權，則妒賢嫉能，攪羣亂眾，而無慝不露，其所詘者，德也，非才也。為長老者，孰不重德，而事又不可以不治；孰不憐才，而僨事者又不可以不去。貴有道焉，以陶鎔之，成裨之，琢磨之，使剛柔皆可效用，敏鈍總無廢材，亦曰簡練以執事而已矣。執事有大小，有內外，有左右，有文武，主宰叢林者，缺一而不可，百丈有見乎此也。其建立清規也，先定頭首十局，而次及於列職，若朝廷用人然。星羅而碁布，絲連而繩牽，務令頭目相衛，指臂相捍，用之得其當，而叢林整肅，法道行矣。此非故抑揚而高下之也，因材分有良楛，天資有厚薄，能事有勝劣，器量有寬窄，一因其能而器使，而人才當矣。然叢林者，又所以陶鎔人根，變化氣質，又不宜任其自然，必多其爐韝，拔其尤以厲眾，汰其惰以懲餘，賞罰分明，而能事出矣。此則治叢林之大綱，不可紊亂者也。其有頭角英異，根本綱宗已明，可望為種草者，則簡練更當周備，不可輕易放行也。東序由下而上，則悅眾以肅諷誦，直歲以領眾務，典座以主烹飪，知庫以司會計，副寺以助總理，維那以飭堂規，監院、都寺以任院事，稍不歷練，紛煩現前，必蕪廢而不治矣。西序由卑而尊，則侍者密邇長老，或燒香，或衣鉢，或湯藥，記錄書狀，皆以便習學也。而知客以職典謁，知浴以興普行，知藏以掌琅函，書記以宰文墨，而堂中板首則堂主，後堂層累而上，則西堂首座，而四板首所職者，則規矩佛法以佐長老，鍛鍊禪眾以接來學，而事乃大備矣。古云：不遇盤根錯節，無

以別利器。縱有能人，不歷執事，何以陶鍊德器，博綜智能？非麤疎而任習，即掣肘而無才，以宰叢林，安得不敗事而決裂哉？況從上古錐欲磨厲人材也，叢林務行，無不命歷，溈山古佛，百丈命以典座，雪峰大老，德山委以飯頭，乃至楊岐自寶庫司，仰山雪竇知客，雲峰化主，五祖磨頭，妙喜東司，百靈知浴，圓通知眾，迴石監修，權直歲匡，桶頭洞山，香燈大伯知隨，陸沈下板，率先苦行，皆所以養其器，老其材，斧斤其質幹，霜雪其筋骨，使之任重致遠，而柱石法門也。獨至付授一事，常不於列職，而必於首座西堂者，何哉？既望其荷擔法門，必能鍛鍊衲子，方可利益方來，既期以宰斷叢林，必能哮吼當場，不可紹續慧命。若不於板首時熟鍊其鉗錘，使牙爪毒辣，推舉其秉拂，使聲光靄著，一旦居此位、行此令，豈能不捉衿而露肘哉？嗟見近世法門，不講鍛鍊，急於收人。衲子入門，草草付授，即或係執事，不循資例，輕易打發，所至叢林輒曰：某以侍者付矣，某以知客付矣，某以寮元直歲付矣，乃至某某以禪眾付矣。竟不命以典司，試以盤錯，舉以板首，以利其牙爪，鍊其才能，蓄其聲問。是事面牆而即打一印子，明知軟弱而但搭一虛名，不但誤天下蒼生而自弄自誑，門庭倒躓而不可扶矣，何所取也哉？亦知自古無易為之佛祖，而亦無無能之長老。長老者，所以範人天、統龍象，為英靈標準，為文武權衡，則必有道德可以訓人，而亦有才能可以治事。雖潛行密用，如愚若魯，而一當大任，則經緯剸割，目無全牛，豈非師家爐韛周正，簡練於早也哉？故鍛鍊初機，冀其開眼，莫善於敲擊；鍛鍊老參，期其成器，莫精於簡練。不由此道，而望英賢輩起，蹴踏祖庭，縱或有僥倖，而非常法矣。語曰：以不教民戰，是謂棄之。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，此也。

謹嚴付授第十三

鍛鍊之說，既畢陳於前矣，然欲善始善終，則流傳宜慎。何故？苟有佛性，則皆受鍛鍊；既受鍛鍊，則人可省發。然人人可以省發，而不必人人可付授也。昔人云：上根利智，方可參禪。余嘗斥其言為非是。蓋爐韛所以鎔鈍鐵，良醫所以療病人。不明鍛鍊，雖上根利智，皆成廢器，況下此者乎？善能鍛鍊，雖鈍鐵病人，亦成良材，況上此者乎？有心皆可以作佛，有性皆可以悟道，祇在善知識爬羅抉剔，刮垢磨光，垢盡明現，如磨鏡喻。今不咎鍛鍊之無方，而概謂中下機器，絕參學分，此萬古不破之惑，而余切齒者也。然謂一經省發，盡可付授，此又知其一，而不知其二也。學家而至堪付授，必其道眼可以繩宗祖，行德可以範人天，學識可以廸後進，

爪牙可以擒衲子，然後命之以出世，責之以為人，如印傳印，印文克肖，而法門允賴矣。即末法時代，全杖難得，異器難求，亦必久久同住，熟知心行，縱不能超宗異目，亦不至方底圓蓋，必有幾種擅長，稍近繩墨者而後可。即不能為長老，而為靜主，亦必道眼明，入品正，具佛祖剛骨，而狷介自守，不犯人苗稼者而後然，斷非庸陋愚劣、險詖邪僻之輩所宜插足者也。然而法門至今日，流弊不可勝言矣。每見主法者徒守死法，而不苦身鍛鍊，則求人省發實難。因省發者難求，而又懼斷絕，見一知半解者，不得不急急付授。此其故有二：一者、止貴根本，不重綱宗，無擒拏移換人手脚，則一橛頭禪，苟口角滑利者，皆得偷關而過，而下半截深細鍛鍊，竟置之不問矣。此籠統門頭所以易於付授也。二者、長老雖欲擇器竹篦下，既不能出人，而又不甘心寂寞，明知外來生人一知半解無當於數，而其勢不容留難，稍一簡擇，則其人必掉首而去矣。此不知鍛鍊所以至於泛濫也。以余言之，易得者省發，而顧難之如龜毛、如兔角；應難者付授，而顧易之如起法名、如納戒子，豈不大顛倒哉？誠欲望曹溪正脈源深而流長，列祖慧命真傳而正授，則於法嗣之行也，宜囑而又囑，令慎而更慎，共堅其壁壘，峻其隄防，無令影響音聞者一傳再傳，漸至潰圍而亂正，則法門不至敗壞矣。然則有前輩尊宿謹守關鑰，至死而不付一人者如何？曰：此必善知識感憤時風，矯枉過正，萬不得已而然，而亦非中道也。佛祖慧命遞代相承，傳流衣法，為千萬世光明種子，泛濫付授誠非，而亦豈以畢竟斷絕為是？不見世尊與西天列祖，每當傳法，必苦口曰：傳示將來，毋令斷絕乎？但其閒或有人，或無人，或多付，或少付，各有定分，不可矯強，貴得其當而已。馬祖出善知識八十四人，各為宗主，靡不當器。後來稱人材極盛者，為雲門，為洞山，為法眼，為汾陽，為黃龍南，為真淨文，為東山，為圓悟，為妙喜。而妙喜付授，世譜列九十餘人，而未嘗有人議諸老為濫付也。其衣鉢單傳者，如風穴，如楊岐，如白雲，如應菴、密菴等，雖孤承七邕，寬能克家，而亦未嘗必以斷絕為高也。如必以斷絕為高，則四祖何必從廬阜而遠至牛頭乎？南嶽何必磨甎？船子何必覆舟？風穴何必痛哭？大陽何必以頂相、皮履、直裰寄浮山，使求法器乎？特以善知識行事，或開張，或守成，或補救，因時施設，各有苦心，不可輕議。時方盛也，佛祖挺生，龍象聚集，有智過於師者，不則亦見與師齊者。廣大門庭，無一而非法器，雖付數十人乃至百人，而不為多。法當開張，不得而不開張也。時方季也，師家缺辨驗，學者騖虛名，有付數人而無一人當器者，有付數十人而無一人周正出世。老羊質虎皮，彼此互相哄誘，即付一人而亦已非。於是真善知識，寧令斷絕而走孤高，以為補救。法當補救，不得而

不補救也。蓋開張之知識處其易，補救之知識處其難。易有易之功勳，難亦有難之利益。補救之知識，雖云不付，而中流砥柱，道眼具存，曠百世而光明洞然，謂之斷絕可乎？泛濫門庭，雖則多付，而日中灌瓜，結果何在？不轉眼而敗壞狼籍，謂之接續可乎？總之，明綱宗，知鍛鍊，則初步不難出人，悟後不輕放過，謹慎與流傳，皆為法門之幸。毀綱宗，忽鍛鍊，則流傳有濫觴之過，太慎又有斷絕之憂，皆非法門之福。雖然如是，善知識者，為佛祖入草求人，為人天開鑿眼目，寧慎無濫，寧少而真，毋多而偽，無俾稂莠稊稗得以混亂嘉種，則慧命必永遠而昌大矣。故余苦口力陳鍛鍊，而終之以囑慎流傳，以為末後一句。夫重綱宗，勤鍛鍊，持謹慎，此三法者，皆世所未聞而難行者也。再三瀆此，必觸忌諱。然欲使正眼流通，兒孫得力，道必繇此。語曰：當言不避截舌。孔子曰：知我者，其惟春秋乎！罪我者，其惟春秋乎！余姑存此說以就正，方來千百世下，復有子雲者出，必知子雲也

No．1259-B 禪門鍛鍊說跋

余實見晚近禪門死守成規，不諳烹鍛，每致真宗寂寥，法流斷絕，萬不獲已，立為新法，且作死馬醫。若論本分一著，言前薦得，猶為滯殼迷封；句下精通，已是觸途狂見。悟即不無，爭柰落在第二頭，汲汲乎講鉗鎚、論鍛鍊，豈非頭上安頭、夢中說夢？弄泥團漢，將來認為實法，不知通變，帶累山僧生陷鐵圍矣。躭源圓相，倘遇仰山，一火焚之。山僧合掌云：作家，作家。是真能善用孫武子而不為趙括談兵矣。果有此人，殆斫額望之也。

晦山叟復書於黃梅四祖方丈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 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